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十八編

寫情小說

鬼士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鬼士官

第一回 新戀愛花月待團圓 乍軍興風雲試飛躍

小姐。村田爵爺來了。請快點兒出去接罷。一面說。一面走進屋子裏來。是一箇團團臉兒。十二三歲。纔留頭的丫頭。來回小姐的話。小姐聽了。將手上的書。撻過一邊。回頭問道。貞兒。是一箇人獨自來的麼。回道。是的。是一箇人來的。現在快到門口了。請快點兒去接。遲一步可就趕不及了。小姐一面聽着。一面立起身來。整整衣服。緩步兒迎出門外去了。這箇丫頭望他去遠。就一箇人自言自語的道。村田爵爺也很漂亮的。也就配得咱們的小姐上眼。見得他兩人就要成夫婦的。纔真是一對兒呢。說罷。很揚揚自得的。這位小姐正來到大門口的時候。已見一位少年紳士的村田爵爺。進了大門。身上穿着嶄新的日本服。手中拿着一枝盛開的紅梅花兒。開得嬌嬌。得人物風流。到是看慣了一位穿洋服的人。忽然換了平常衣服。反覺別有段風韻似的。剛要開言問好。村田爵爺早笑盈盈的道。有好幾天沒來瞧你了。你

身上可好。小姐笑着應了一箇好。連聲請進裏間屋子裏坐。便一徑帶着到自己屋子裏坐下。村田道。智惠子小姐。這花兒插在你那古磁瓶兒裏。可好麼。這是揀頂好的拿來你瞧。你瞧着好。你便留着罷。說着。已將手上的花遞給小姐。小姐接着道。很好的花兒。已經是盛開的了。我很感謝你送給我瞧。我這些時很想弄點梅花來插。偏偏各處問徧了。各處的花兒匠家。都只有含着沒開的。像這樣盛開的。却是通東京也找不出了。你到是那塊兒弄上這箇盛開的來呢。村田臉上很得意的道。這箇頑意兒麼。是我放在花兒洞裏開的。今天特意送來你瞧瞧。小姐也很得意的道。原來費了你多大的力。方能穀開這樣好的花兒。這到難爲了你。我格外的感謝了。村田道。這也當得你一謝麼。只要你瞧着很高興。那我這躺差事。就算沒有辦錯的了。今兒中將閣下出門去了麼。小姐道。是的。家父今兒接着軍令部的信。即刻就上那兒去了。村田頓了一頓道。呀。軍令部的信嗎。今兒是禮拜呢。禮拜日來請。莫不是有軍國大事要開緊急的會議嗎。唔。不錯的了。這話大約的確了。定是那一件事。小姐

怔着道。是一件什麼事。村田道。光景不是別件。定是談判要破裂的了。小姐道。可不是俄國談判嗎。說着。臉上現出一種驚疑的顏色。雙眼注視村田的臉。待他的回答。村田抽出一枝紙煙。燃着火。吸了兩口。答道。是的。正是同俄國的談判。小姐接着道。那麼談判破裂了。不就要開戰的麼。村田道。破裂了。自然要戰事開始的。小姐道。那麼講起來。海軍的軍人諸君。是都要出軍的了。說着。臉上微帶淒涼的意思。村田道。這件事到了開戰的那一天。自然是海軍先出軍了。小姐實在我今兒來瞧你。也是爲的這件事。我早已料定日俄的交涉。到底沒有平和結局的理。那兇頑的俄羅斯不用強力制伏他。是不行的。但是一講到用兵。我們海軍軍人就應該打頭仗。這會子我雖然是在軍令部裏辦事。一到了開戰的時候。就怕要轉任在艦隊裏去。也未可知。噯呀。甚麼也未可知。我還決心自求轉任的呢。但是到了兒陣那一天。我們軍人是軍人。他敵國是敵國。到底要報効祖國爭點光榮這條性命。就恐難保全的。我已經是決心殉國的了。小姐從前我們的婚約呢。近來中將閣下不有這月二十五

日、要、行、大、禮、的、話、麼、依、我、想、還、是、暫、且、擱、一、擱、的、爲、妙、我、是、這、麼、想、着、特、意、來、同、小、姐、商、量、的、照、理、說、我、們、既、定、下、這、箇、豫、約、那、隨、便、到、那、兒、去、都、是、可、以、同、去、的、那、麼、早、一、天、舉、了、大、禮、豈、不、遂、了、我、們、的、素、願、但、是、退、一、步、一、想、恰、恰、兒、有、一、件、大、不、容、易、的、事、加、在、頭、上、了、倘、若、果、然、倉、卒、結、了、婚、到、了、開、戰、我、要、出、軍、時、我、也、爲、這、件、事、留、一、點、兒、愛、情、滿、腔、的、勇、氣、也、不、免、挫、了、一、箇、角、兒、你、又、爲、着、我、將、可、惜、的、好、花、兒、一、般、年、華、鎮、日、的、在、愁、城、裏、坐、豈、不、難、受、在、你、想、也、是、將、結、婚、的、事、一、時、擱、下、的、爲、是、呢、你、到、底、有、甚、意、見、可、講、給、我、聽、聽、嚶、我、村、田、誠、一、萬、一、有、凱、旋、的、好、日、子、那、就、不、論、你、嫌、我、不、嫌、我、我、定、要、實、行、豫、約、的、一、面、說、着、一、面、把、雙、眼、注、在、智、惠、子、臉、上、射、箇、不、住、小、姐、早、已、聽、得、呆、了、有、好、一、會、兒、不、則、聲、端、端、正、正、坐、着、手、疊、手、兒、思、忖、的、樣、子、又、待、了、一、會、兒、方、開、言、道、家、父、近、日、有、什、麼、吩、咐、麼、但、是、你、剛、講、的、話、却、得、當、的、很、因、爲、這、點、事、挫、了、軍、人、的、勇、氣、第、一、於、你、的、名、譽、有、關、係、的、做、軍、人、的、妻、子、弄、得、軍、人、因、妻、子、敗、了、名、譽、還、配、做、軍、人、的、妻、子、嗎、你、放、心、待、恭、喜、你、凱、旋、的、好、日、

子再提議大禮的事。罷家父面前也請你講明。一下子就是了。村田聽了這明瞭的、回答。心中正動了歡喜。又觸發了感慨。方開口說了一句。那就非常的……好字。還沒出口。忽然隔壁堂屋裏有一人高聲叫道。姨媽。今兒姨父可在家麼。村田聽了。卽忙縮住了口。你道這來的人是誰。原來是箇闊綽的 High-colour 他的衣服呢。一身歐美流行的新派洋服。他的容貌呢。頭上擦的滿頭香油。更拿梳子將頭髮扭成拳曲不直的樣式。臉上薄薄兒勻點洋粉。他的地位呢。却是大學卒業的學生。出過西洋。現在外務省當箇參事官。他的性情呢。却是箇透了頂的洋學生。連他祖國的日本話都不高興說。日本文都不高興用的樣子。可惜日本那時候沒有賜他的殿試。不然這一箇洋狀元還有第二箇人搶得去嗎。這位先生叫甚麼名字呢。這就是智惠子小姐後母的姨表姪兒。姓權藤。名叫碌郎的便是。當下在堂屋裏喊了兩聲。一直闖進來。迎面出來一位中年的婦人。見他慌張樣兒。便笑道。啊。碌郎。你忙甚麼。你姨父不在家。原來這位中年婦人便是智惠子的後母。中將的續絃夫人。碌

耶的嫡親姨媽。名叫郁子。年紀四十五歲。雖是徐娘半老。風致猶存。嫁到中將家裏。只生了一箇女兒。名叫勇美子。年方十二歲。當下權藤聽了他姨媽的話。便着急道。姨媽。姨父不曉得麼。夫人道。曉得甚麼。這是甚麼一回急事。權藤道。甚麼事呢。便是這回的一件事。夫人望着他的臉上笑道。你到底還是甚麼一回事。你一箇人吞在肚子裏。說也不說出來。叫人家怎樣懂得呢。你說是那一件。不要吞吞吐吐。鬧得我發昏罷。權藤道。這一件麼。就是日俄談判的事。夫人道。啊。就是那一件事嗎。你姨父是向沒談過。但就新聞紙上看來。都是模糊影響的。到底談判怎樣了。權藤道。談判。甚是不妙。大概已經破裂的了。我是剛纔打從外務省裏得了這箇消息。特意來告訴姨父的。姨父今兒上那兒去了。夫人道。那麼。光景也是爲着這一件。軍令部要開會議。姨父可不是上午軍令部裏來了人請去的。權藤道。軍令部裏來請麼。是了。必定是軍事緊要會議了。我是怕姨父不知道。急急的從外務省下來。家也沒有去。坐着飛也似的車兒來的。夫人道。哦呀。這倒難爲了你。那麼說。不就要開戰麼。權藤道。是

的但這是很祕密的事現在內閣裏是已經決定了主意明兒初六給照會往俄國公使呢。這不消說得馬上就要開戰的。夫人道。那麼說那陸海軍的軍人又要吃勞苦的了。說罷意思慘黯的很。權藤早已看出了苗頭怕勾動了夫人的傷心便扯開話頭道。姨媽。今兒妹妹不在家麼。夫人道。在家呢。權藤道。他既在家我還要瞧瞧他去。有好久沒有瞧見他了。身上沒有怎麼樣嗎。夫人道。是的自從熱海回來就沒有會過你。權藤道。可不是我也來了三四回了。回回都不湊巧。偏遇着他出門。今兒既在屋子裏我就馬上瞧他去。說着正要起身。夫人道。請待一會兒。先前似乎有箇客在他屋子裏坐着。權藤道。是誰。怪得剛纔打堂屋裏過聽得他屋子裏有說話的聲音。到底是一位甚麼客。夫人道。客呢。我却沒瞧見是誰。大約是村田君罷。權藤道。那位村田君。夫人道。你忘了麼。前兒同你吃晚餐的那位村田大尉。權藤道。忙按下身子把臉一沈。似乎大驚的樣子道。呀。是那一位村田大尉。在智惠小姐屋子裏。姨媽我說你講是什麼。村田君我只猜是位村田家的小姐來瞧瞧妹妹的。誰知道到是

一位村田大尉。姨媽不是姪兒。說句不識高低的話。年輕的小姐屋子裏放着男人自由出入。是行得的嗎。照這樣看起來。軍人的家庭外面是非常的嚴肅。裏面就不講究得很。這是不行的。妹妹年紀輕。倘是有點不名譽的風聲。那却怎樣呢。權藤只顧直湫的說下去。他原來恃着姨媽姪兒分上。且智惠子就是他心愛的人兒。早已屬了意於今。知道有人來親近他。他如何不醋。故不覺酸溜溜的瀉出來了。夫人道。那是姨父許了他的呢。原來這件事也很祕密。各處都沒有說。前兩箇月。姨父就把智惠子許給村田大尉了。姨父從前在巴黎住的久。染了法國風氣。準他們未婚的兩夫婦。隨意會見。並準他們可以一塊兒上旁的處所去。逛。逛。頑兒呢。權藤驟聽着智惠小姐許了人家。不覺吃了一驚。似失了魂似的一時啞口無言。待了好一會兒。方掙扎着顫聲道。姨媽這是真的麼。這婚約是何時決定的。夫人道。剛纔講了。是兩箇月以前的事。打算這月二十五日。就要結婚呢。權藤道。二十五日嗎。是誰的媒人。夫人道。面子上的媒人是請川上中將。其實這箇婚約。是你姨父面向村田訂定的。

權藤道。那或者智惠小姐不知道。夫人道。焉有不知道的理。不知道如何輕許得呢。論起來。子弟也很好。風采是英偉的。且又說是海軍部內青年的敏腕家。智惠子聽見外面人講他這位夫婿的名譽。還得意的很呢。權藤卽忙用話攔着道。姨媽。但是這件事未免太挖苦了。點兒你老人家前兒說的什麼。你老人家是講把智惠子許給姪兒的爲什麼。又說給他家去了。這麼樣……一句話沒完。早進來一箇丫頭稟道。太太老爺回來了。一語打斷了話頭。夫人卽刻起身。迎着大門出來。權藤也跟在後面。一會子。中將已進了大門。下了車。智惠子同村田大尉早在那兒迎着。異口同聲的問了好。中將見村田同權藤在這兒。便道。你們來的正好。請在客廳裏坐。又回向村田大尉道。村田君有要緊的話跟你講。你跟咱來罷。大尉答應了一聲。是中將又向夫人講了兩句話。笑容可掬的對權藤碌郎道。權藤君。你可同咱們一塊兒吃晚餐。咱們緩緩的談兩句話兒。權藤不得不應了兩句。是又叫了一聲多謝。然後中將大搖大擺的進去了。大尉跟在後面。進了上房。夫人也隨後進來。輕輕的道。老爺

的衣服。可是要換麼。還是穿着又上那兒去呢。中將即穿着軍服。盤着腿。說道。不消得。待一會兒再換。咱同村田有要緊的商議。你去做你的飯。準備晚餐罷。夫人應了一箇是。走了出去。屋子裏只剩着一位中將。一位大尉。一位是功二級男爵。海軍部內數一數二的大員。一位是位五品襲男爵。參謀叢中出色出羣的男子。一位是五十餘歲。身材壯偉。容貌威重。長髯及腹的老英雄。一位是二十餘歲。體幹俊挺。面目英秀。雙髭上聳的少豪傑。一位是位高望重。出來拿總的老大元戎。一位是學飽才優。將來有望的青年將校。原來這位中將姓鳥海。雙名重輝。兩箇字。他原籍是鹿兒島的藩士。同村田大尉的父親。村田海軍中將是同藩。且是至好。從前共了多少事。村田中將前年秋天死了。他就同喪了臂膀一般。傷心的了不得。幸喜村田大尉是箇克家肖子。受過高等教育。去年在海軍大學校優等畢業。確然是後來大有作爲的青年士官。因此看重了他。收他做了愛婿。每逢軍機大事。常同他密議。當晚中將手拈長髯。低聲對着大尉道。今兒軍令部的會議。你可知道麼。實在令兒密議。就是

爲日俄談判已經決裂的事。咱已受了命令。指揮聯合艦隊。明兒就往佐世保。你也做了聯合艦隊的參謀。同咱一路走的。你趕快去準備行李罷。軍令部的通知。就要下往你家的。大尉聽了此言。正合了他的心想。不慌不忙的答道。談判已經破裂了麼。照事局講。這是萬不能已的事。但是戰雲既展。我輩軍人自當戮力替祖國爭點光榮。今兒就是軍令部沒有轉任的命令。我也是要自求轉任的。既已有了這命令。又在閣下的麾下。早晚得參末議。這是我非常的幸福了。明兒甚麼時候起程呢。中將道。晚上的急行火車。但是叫他把一部車稍待一會兒。也可以的。大尉道。那何必叫他待什麼。我就回去準備。以便同行就是了。說着便起身要去。中將又止住他道。且慢。還有一句話兒沒說。你權且在這兒吃了晚餐再走罷。甚麼話呢。就是智惠兒的事。咱們原是豫定這箇月二十五日舉行大禮的。但今兒遇着戰事也來不及了。咱們原是通家世誼。沒有什麼客氣。咱想今兒晚上權且行箇合卺式子。成就了百年大事。你以爲怎樣。你若沒有異見。就可去請你令慈來。本來呢。這箇式子是該堂

堂皇皇在你府上舉行湊巧兒明兒就要出征。萬不能穀幹這繁重的規例了。大尉即忙答道。實在這件事。我早想回明閣下的。依我的愚見。還是暫且延期的。爲妙。爲什麼呢。這回的戰事。必定是很大的。戰爭。恐怕我日本有史以來。要算這回第一的。我輩軍人。要想替國家爭點光榮。是必這生命不暇顧的了。將來受了敵人的彈子。葬在魚腹裏。頭怕不是意中的事。倘若依剛纔的吩咐。權舉合登的式子。第一就對智惠小姐不住。況且我赴了戰地時。就是我的家呢。母呢。妻呢。在我的自身呢。我也一概都忘了。但是有時兒想上來。也是人情。咧。這樣看起來。兩下兒豈不又多一層兒煩惱。萬一天佑軍人的武運強。好好兒的凱旋了。待那時節。再堂堂皇皇的舉行大禮。豈不更好麼。閣下的鈞意怎樣。請閣下暫緩着罷。中將點頭微笑道。這麼說。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咱也不管甚麼智惠兒呢。他……話未畢。大尉搶着道。智惠小姐麼。已經對小姐講明了。小姐是已經允許的中將道。那就是了。既是他允許了你的事。就這樣辦罷。正說着。閉的一聲門響。走進一箇侍婢道。老爺晚餐已辦好了。請到

餐堂裏去。中將卽起身讓大尉一起兒走去。入了餐堂。坐了坐位。當晚是中將同夫人、村田大尉、權藤參事官、智惠子、勇美子兩位小姐。一共六人。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傷慘別舍醋訂同心 覬良緣買糟來怪客

煌煌的電光燈照着屋子裏。偏生兒不像平常的光明。覺得別有一種氣象似的。爲甚麼今兒晚上再加上一倍的電力。都不放光呢。呀。有箇緣故。你沒看見那電燈底下。悄然坐兩箇人嗎。那兩人垂着頭。漆黑的頭髮映着雪白的頸。隔着唐木的火爐相對切切兒細語。呀。這不是村田大尉同智惠小姐兩箇人是誰呢。只聽得大尉道。小姐先前講的話。已經實在了。談判是破裂了。的小姐道。哦呀。破裂了嗎。那將幾時開戰呢。大尉道。是馬上要開戰的。小姐道。那麼你還是軍令部裏辦事麼。大尉道。我麼。不是的。也是出軍。小姐道。但是這箇消息還沒下來麼。大尉道。下來的了。已派定了艦隊的參謀。剛纔中將閣下對我講的。我還是在中將閣下的幕下呢。小姐道。家

父也是……大尉道：「是的，中將閣下是聯合艦隊的總司令官。」小姐道：「幾時動身？」大尉道：「明兒是明兒，下午急行車。」小姐急道：「明兒……聲音帶着顫的樣子，登時住了。」口雙眼注着大尉。大尉道：「是的，明兒下午七點三十分開車。若要有事攔擱，也可以叫一部車子稍待一會兒的。」因此中將閣下吩咐說：「今天晚上咱們兩箇人權且舉行合卺的式子。但是我是照着先前同你講的話，直情稟上中將閣下聽了，也說得很不錯的。」已經答應了。然而據我看這回的戰爭到底，我信實了萬不能生還的。雖是我，不該講的話，但就我兩箇人的愛情說來，也不能不講的。」小姐你肯聽我的話麼？你從明兒起，若別處有了良緣，你儘可不必拘拘你，便向別處結了婚罷。古語說的好：「嫁女征夫不如棄路旁。」我這句話雖像是太薄情，然而決非薄情，倒是爲小姐身上的正經事呢。這席話大尉說罷，倒不打緊，但是靠大尉做生命的智惠小姐聽了，這席話如何能受呢？只聽他嬌音的歷的道：「啊，大尉你吩咐的話，不是太無情嗎？今兒咱們兩人就沒舉結婚的式子。然而已經訂正了婚約，卽走到天涯海角去，我

心裏總懷着是大尉的妻子的一箇念頭。原來我是做軍人的。妻。我就知道有戰爭的事呢。原來我就曉得軍人當着戰爭有名譽的。御戰死。一回。事呢。你放心。倘若有萬分一的事。我已醒悟了。是我一生的大幸。事倒作成一位名譽軍人的。未亡人。我還喜的了不得。你也可以體諒我的心事。叫我附附你的驥尾。罷。大尉村田君。你爲甚麼不叫我耐等着。後來凱旋的好日子。兩箇人舉行大禮。怎偏偏的叫我向別處結婚呢。大尉村田君。你若憐着我呢。那我就待到三年呢。五年呢。十年呢。百年呢。也還是待着你的。請你快吩咐我。說待你凱旋便了一面說。嗓子已經哽咽着眼眶裏的淚珠兒。沾在睫毛上。同白露珠兒一般映着電燈晶瑩透徹的。已經要落下來了。大尉也不禁動了感情。將嘴裏銜的煙卷兒。丟在吐月峯裏道呀。這或者是我的話說錯了的。但是我的心思純是在你將來幸福上着想。決非是拿壞話來惱你的小姐。你果然有這般決心麼。你剛纔講的話。不是說的。無論甚麼良緣。又無論甚麼我戰死不戰死。是一定做成了我的妻。斷送一生的麼。你果

然有這樣決心阿呀……小姐急搶着道那有話嗎真箇的真箇發了這箇決心的剛纔說的卽令沒有行婚禮然而父親已許了又承了你的不棄這樣的親切交際那會有變遷的嗎說着睫毛上亮晶晶的珠兒已紛紛的滴下來忙用手絹子擦着顫聲道若有變遷我決然是潔着身子一死……說到這裏嗓子咽着已掙不出了此時大尉放出最激昂的口聲道哈我知道了我很知道了真箇的我說錯了失禮的很小姐你有這堅的決心這深的愛情我都沒有想到我真昏了頭失禮到了萬分先前呢我還想道咱們年輕的人血管裏燒着了愛火一時爲情所迫說出的話是靠不住的但是你呢堂堂烏海中將閣下的小姐高等女學院的優等卒業生那我剛纔說的話真真對不起我真箇感佩你的很有你這般決心不惟不生我內顧的憂反大助我出征的勇氣這還有什麼話講依小姐的吩咐卽令大禮沒有行我村田誠一總是小姐的夫你烏海智惠子就是軍人的妻再沒講的了唉我出軍以後請你也莫盼我生還罷倘若萬一恭喜武運好那必定帶着許多你頂喜歡的